



留在冲麦的记忆

雨来发

冲麦是滇中的一个小山村，那天，我去了，一个人。我怕惊扰了她，也怕人多扰乱了我。我很幸运，真的。那日我去的时候，正是午后。这个仅有200多户的彝族村寨，就静静地躺在大山的怀抱。我来得正是时候，我就喜欢这种宁静和安详。此刻，我就漫步在村里。脚下的路，全是青石板铺筑，简洁、美观，透出诱人的味道。村巷里分布着古老的民房，大多是明清以来的建筑。有的古屋和祠堂，看上去就很有文化品位。那些煞费苦心的设计，精心雕刻的门楣，用功打磨的石墩，以及大门、天井、照壁和木雕、石刻乃至题字，至今依然折射出主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。

走进冲麦，走进街巷，就好像走进了一段历史，回到了过去时光。透过这里的一幢房屋、一棵古树、一件物什、一溜屋瓦，乃至一挂青绿、一缕炊烟，

一溜屋瓦，乃至一抹青绿、一缕炊烟、一丝白云、一声犬吠，都足于让我浮想联翩，生发出许许多多的感慨。是的，到了冲麦，我是看不厌的游客。整个下午，我这里走走，那边看看，才从这家出来，又往那家进去。累了，就干脆坐在一户人家的门墩上，歇歇脚，发发呆。这些个光滑的门墩，油亮油亮的，不知要坐过多少人，才会磨成今天可人的模样。如果你留意的话，还可细细地观察从老屋墙缝里飞出飞进的蜜蜂。这些蜜蜂，只顾繁忙地工作，“嗡嗡嗡”地，全然顾不及我的到来。门前的石阶下，时不时会飞来一只只蝴蝶，犹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，在门前的花丛上，它们轻盈地绕一圈，或是停留片刻，就又飞进邻家的院落，寻找更为诗意的栖息。

村中这些土木建筑的墙体，有的以土和细石筑成，也有的用土墼砌就。几百年的历史，让这些墙体呈现出斑驳的模样，就像时间老人生出的皱纹。不过，这些皱纹的背后，不知掩藏着冲麦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阳光灿灿地照在村子的上方，显得格外的慷慨。热烈的气息蒸发着脚下潮湿的土地。很明显，这里昨天才下过雨，湿润的空气弥漫着清新的气息。当然，还有那些野花的清香和牲畜前脚留下的气味。村里的树木就分布在人家的屋前、屋后或是屋旁。那棵关圣宫门前的黄连木，已经有400多年的树龄，很是古老，但它茂盛的枝叶依然呈现出青春活力，看不出半点龙钟老态。依然庇护

活力，看不出半点龙钟老态，依然庇护着冲麦人家。我从村里下来，沿了坡前新修的砂石小道往下走，“叮叮咚咚”的泉水似乎早已等待我的光临。这种天籁般的琴声，此刻只为我一人弹响。我追逐着它的流韵，进入了一片低洼的林地。这是冲麦村下的又一片风景。想不到大山之中，也有这清幽去处。这片两山夹峙的空间地带，虽然宽不足里，但栽了许许多多的常绿植物。香樟、棕榈、翠竹、杨柳数不胜数，绿绿的一大片，活泼泼地摇曳着枝叶，向我传递清凉的惬意。我很知足此刻的享受，我抓住流淌的时

很知足此刻的享受，我抓住沉甸甸的时光，只为这山村半日的停留。我贪婪地在林地上徘徊，望望天，看看草，听听鸟叫和虫鸣，和大自然进行单纯的对话和交流。其实，贪恋这片风景的不只是我，还有午后的山风。它们吹累了，也想歇歇脚，像我一样，在林中偷偷闲、躲躲懒。太阳也一样，懒洋洋的，躺在坡上、树上、叶上和草丛上，有些调皮的，就溜进水里，随了小溪，一路泛着金色的光波，跳过坎，转过弯，流进林地下面的荷花池。我听见了它们的笑声，就在那片开着大朵大朵红花的美人蕉下。我发

当年赌月饼

姚维儒

十几年前，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《家乡的月饼》，还得过征文奖项。昨天在朋友处吃晚饭，临走时他赠送了月饼，故又引出了月饼的话题。

讲，散文引出了月饼的话题。中秋节吃月饼，几乎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食俗。月饼本是我们祖先对中秋夜月的自然崇拜，由望月、拜月而祭月，并以月饼作为追求光明、热爱团聚的祭品。若对月饼溯源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北宋，苏轼词中便有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怡和酥”的句子。月饼明确地作为中秋节专用之物并被赋予“团圆”“和美”的美好意蕴，还是在元代之后。明代田汝成的《西湖游览余》中说：“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，民间以月饼相赠，取团圆之意”。

在小县城，过去的月饼都是茶食店生产制作，茶食店我们那个年代也叫“油面店”。草炉烧饼夹月饼是标配，可惜现在草炉烧饼已踪影难寻。每到中秋节，孩提的我们对月饼总充满着期待，一提到月饼就会唇齿生津。月饼现在虽然已太多，大家也不会吃太多了，但敬月亮公公时却不可缺少，还必须要有大的团圆饼，并将月饼由大到小叠成宝塔状。近年来我们家也不买团圆饼了，在家用糯米粉制作大团圆饼，和面粉时加几个鸡蛋，用肉松、肉丁做馅，蛮好吃的。

现在月饼的质量很不错，其包装更是豪华，但过去的月饼，特别是乡镇饮食店制作的，其口味却很一般。月饼本应该外皮酥脆，内馅糯柔、甜香、油润，而我们当年吃到的月饼，仅有一两层油